

感悟人生

# 隐藏你的聪明

●周友武

年幼时,父亲告诉我,不要在跛子面前奔跑,不要在病人面前说健康,不要在孤独的人面前逞人力,这样只会让别人徒增伤悲,一点也不人道。这些话,我曾一度不明白,为什么不可以炫耀自己的优势,我有,我能,我可以,就应该让大家知道,眼下是一个“毛遂自荐”的时代,一个不小心,就可能落伍,干嘛还要藏着掖着?

父亲解释,在别人缺失的地方炫耀你的富有,就是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,在别人的痛处揭伤疤,这样做也不能证明你的优秀。

这些话,我一直记着,后来我到一家传媒策划公司工作,一次选题征集,我为了能在公司站稳脚跟,挖空

心思做了一个文案,交给总经理。在选题会上,我才发现自己的选题和别人相比,漏洞百出,但是负责策划案的一位长者还是优先选用了我的文案。私底下我问他原因,他说,我的文案和其他老员工相比不是最好的,但是,他知道他的文案一拿出来,我的就黄了。为了给新人机会,他没把自己的拿出来。我打开他的文案一看,才发觉自己写得真是太稚嫩了。正是这位长者给的机会,我才在公司开始崭露头角。

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举行的多场慈善活动中,作为首富的洛克菲勒总是排名在15位开外,无论是慈善捐款,还是慈善拍卖、义演赞助等皆是如此。为此,许多人都说洛

克菲勒真是“小家子气”,甚至还有人骂他“铁公鸡”。为此,他从不反驳,他知道,在做好事上,他从不喜欢出风头,而是喜欢把“首善”的机会留给别的慈善企业家。

我不禁想起洛克菲勒的另外一句话:沉默带给你的好处很多,摆低姿态,变得谦虚,换言之就是隐藏你的聪明。遇到聪明的人越懂得沉默,就像成熟的稻子,垂下稻穗。

越内敛,越风度翩翩;越抢风头,往往头破血流。生活中恰恰需要一些美丽的隐藏,隐藏自己的优势,保全别人的尊严。请珍视生命中那些美丽的隐藏吧,让我们默默为那些不争风、不逐名、不显山、不露水的谦谦君子们拍手叫好。

随笔小札

## 承诺

●韩银

小玉失恋了,她给我发信息说,男人的承诺真是靠不住。我没有回复。对于男人不履约的情况,我遇到太多,这都是老一套了。可小玉还是不信,她哭着,闹着,以为那男孩还会回心转意。我不得不打车来到她家,把她扔在地上的枕头一一捡了起来,看小玉消瘦的模样,我这才知道,那个承诺究竟有多严重,它已经把小玉的精神击垮,恍惚的小玉,脑子里除了那份承诺,已经无力做任何一件事了。

我恨小玉想不明白,可又可怜她。小玉才二十几岁,就与大学的那位男孩约定终身,说什么一辈子不离不弃。等到大学毕业,两人各自找到工作,小玉的工作一般,男孩的工作比较优越,现实是残酷的,他们的问题越来越多。最后,男孩换了手机号,注销了QQ号,只剩小玉独自面对悲伤。对她来说,人生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。

我提醒小玉,承诺是当初两人共同制定的,他爱你时,便是承诺,不爱了,就什么都不是。他爱你时,情书是信物,他不爱了,只不过是张废纸。

“我都烧过情书,你信吗?”小玉的目光很木然,我知道,一些美好的记忆,还在她心里弥漫。“我将捆成一扎的信件撕开,然后蹲在地上一张张焚烧。我把他的诗歌交给了火。”

我把自己的情感经历说给小玉听,希望能安慰她。小玉听着,就哭了,最后却笑了,她笑着说:“你真傻。”

“是啊,我们都傻过。”我诚恳地说,“我更相信眼前的爱情。”

成长记忆

## 煤油灯点亮的岁月

●苏展

岗、放哨、抓特务和打仗的故事。在父亲的嘴里,他是骁勇善战的指挥官,每个故事,都那么惊心动魄。

后来我才知道,父亲只是个大头兵。当过几天排长,还是代理的。他也没有什么战争经历。可那时我就是相信父亲的每一句话,相信他是个真正的大英雄。高兴起来,父亲还喜欢“吼”军歌。虽然那些歌完全不在调上,不过全家人似乎都爱听,歌声似乎很有穿透力,跟那盏油灯一样,能让人在黑暗中看到如豆的光明。就连母亲听了,紧皱的眉头也会舒展几分。

有一天,那盏油灯被母亲不小心打碎了,她自责了好久。因舍不得花钱,她找来一个墨水瓶,做了一盏简易的灯。因为没有灯罩,有风的夜晚光线便总是不稳定。母亲便用纸糊了一个纸筒,罩在油灯上,在油灯头的下端开一个小口,提高亮度。

在那盏简陋的油灯下,我完成一道道习题,看完一本本书,度过3年的求学时光。后来,家里装上了电灯,煤油灯从此淡出了生活。不过,在我的心中,却永远停驻了那么一盏灯,跳动着奋斗的火焰,闪烁着求知的光芒。

如今,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农村,到处“万家灯火”。在我看来,这些华美的现代灯具根本算不上“灯火”;唯有油灯,才真正有“火”,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温度。



走在城市的街头,霓虹灯将夜空照耀得如同白昼,心情似乎也被粉饰得春光融融。然而,每当午夜梦回时,总会有点点星火摇曳在灯火阑珊处,扯出丝丝惆怅。追溯那束光源,我发现,它竟来自于岁月深处的一盏煤油灯。

小时候,我家有一盏葫芦形状的煤油灯,外面罩一个防风玻璃罩,很漂亮。吃完晚饭,母亲点上灯,把灯芯拨得长长的,亮度调到最大,光源最近的位置给我和哥哥写作业,自己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纳鞋底。

母亲喜欢看着我们在灯下写作业,喜欢听我们“哗哗”地翻动书页的声音,就像喜欢看我老黄牛撒欢儿耕地一样。她认不了几个字,却希望我们能成为了不起的文化人。若干年后,当我的文字变成铅字时,母亲竟欢喜得流下眼泪。一向低调的她,逢人便肆意炫耀起来。

有段时间,庄稼收成不好,愁云惨淡的日子夺走了母亲脸上的笑容。记忆中,母亲从来没抱过我,我

也从不曾跟她撒过娇。我每天看见的,是一张严肃的脸;听见的,是没完没了的呵斥。只有在油灯下写作业时,母女间才有了最亲近的距离。她看我的眼神,才露出母性的柔情。

每当我拿满分时,母亲会炒一把黄豆,或煮一个鸡蛋作为奖励。夏天蚊子多,坐在旁边的母亲便像侦察兵似的,一旦发现蚊子靠近我,“啪”的一声,巴掌便落了下去。那声响,消灭了我对她的所有怨恨。

那时小学学业负担轻,一点家庭作业根本不用带回家写,可我还是每晚装模作样“用功学习”。我喜欢一家大小几个头颅挤在一起的感觉,那是一天当中父母和我们度过的唯一亲子时光。

天黑后,父亲彻底闲下来,他坐在离油灯最远的位置,悠闲地卷着纸烟,“吧嗒吧嗒”地吐烟圈儿。

等我们写完作业,母亲便将灯芯拧得短一些,拨小火焰,将亮度调小。这时候父亲开始活跃起来。他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当时他当兵站

### 征稿启事

东园版长期征稿,题材、体裁不限,千字以下短小精悍的文章被采用的几率大,欢迎广东省内作者投稿。

投稿邮箱:

dongyuan\_nfgb@126.com